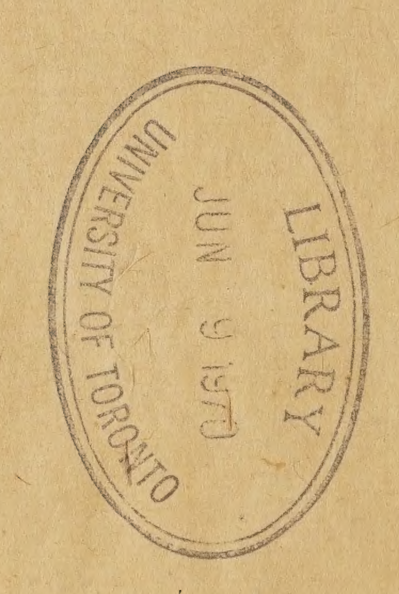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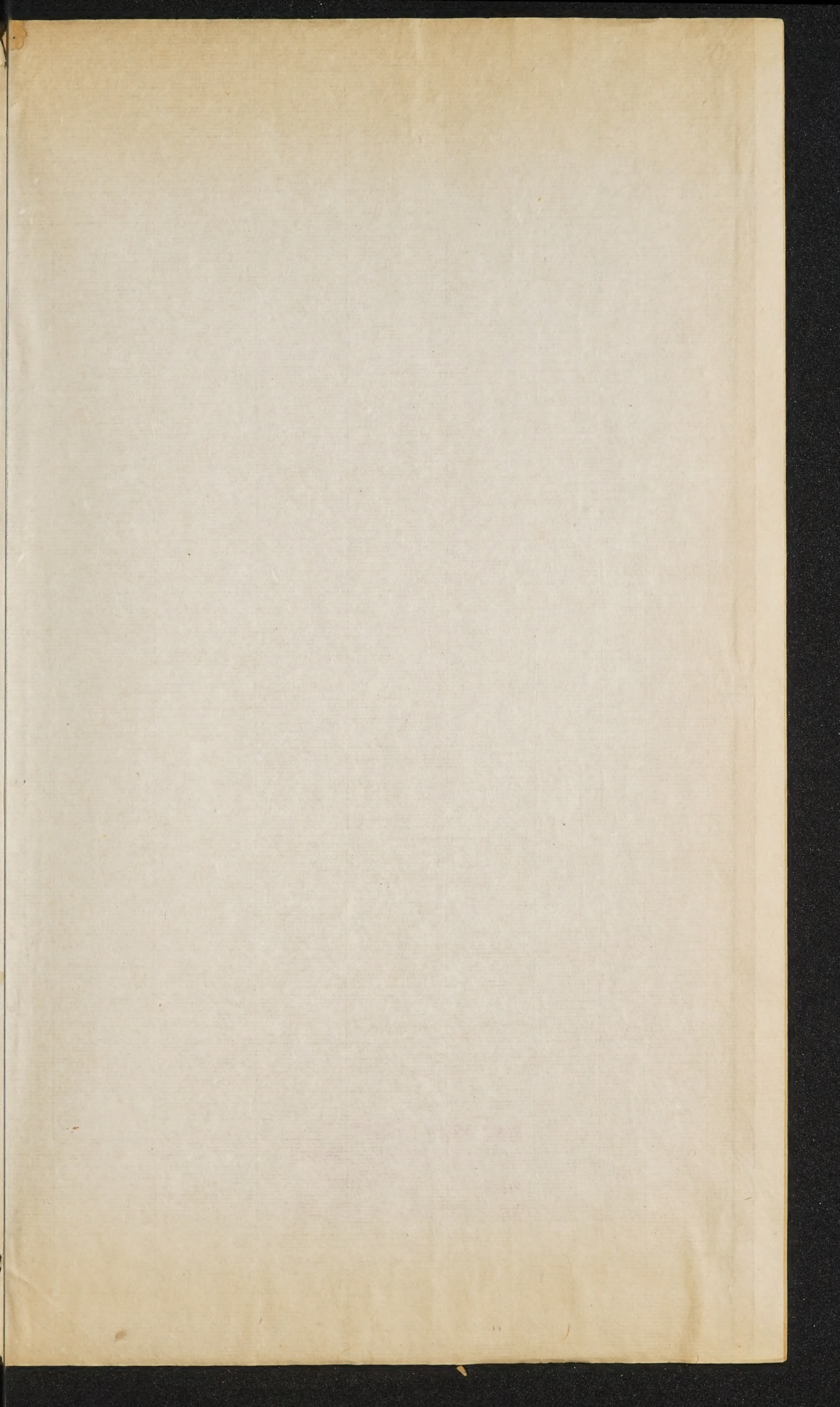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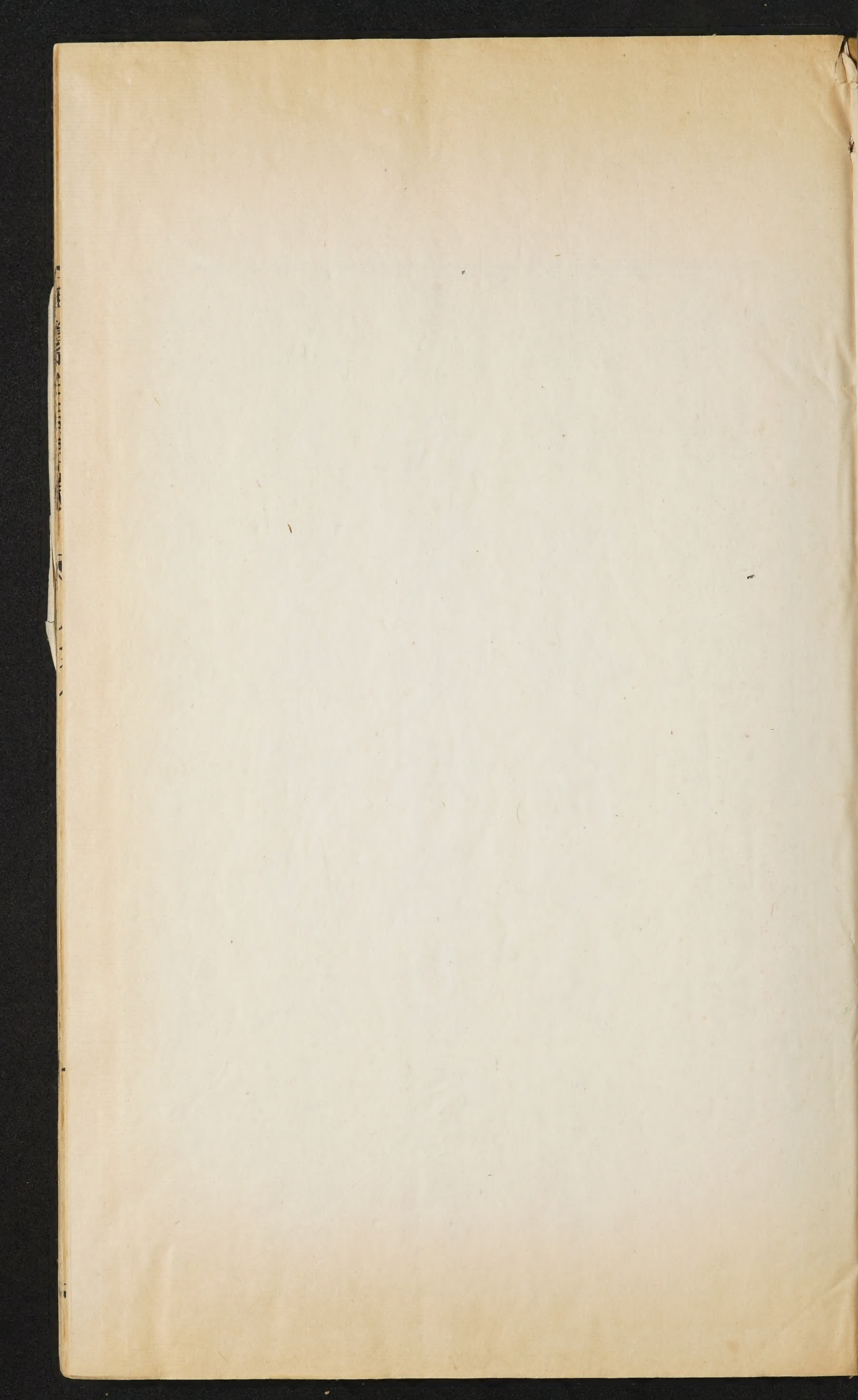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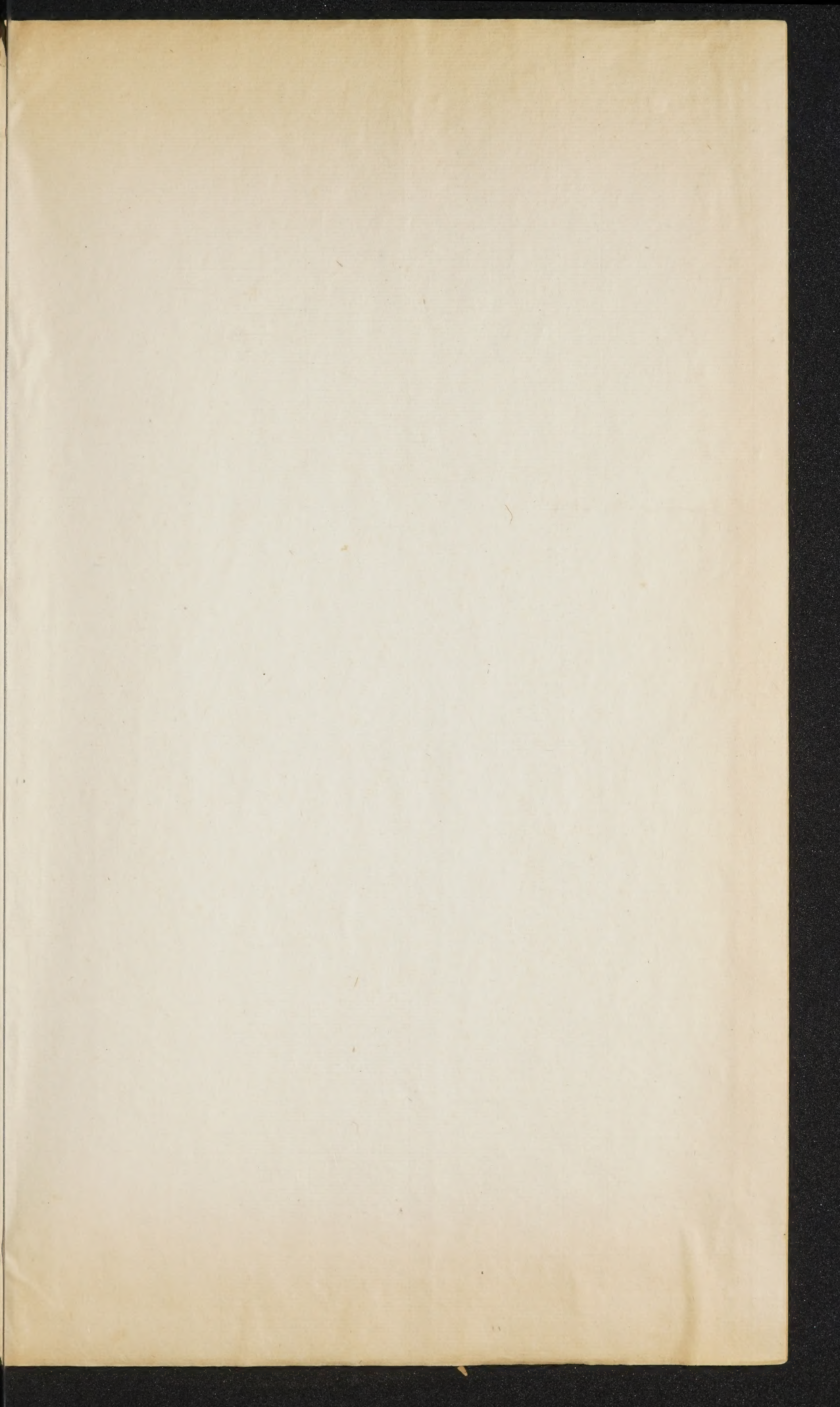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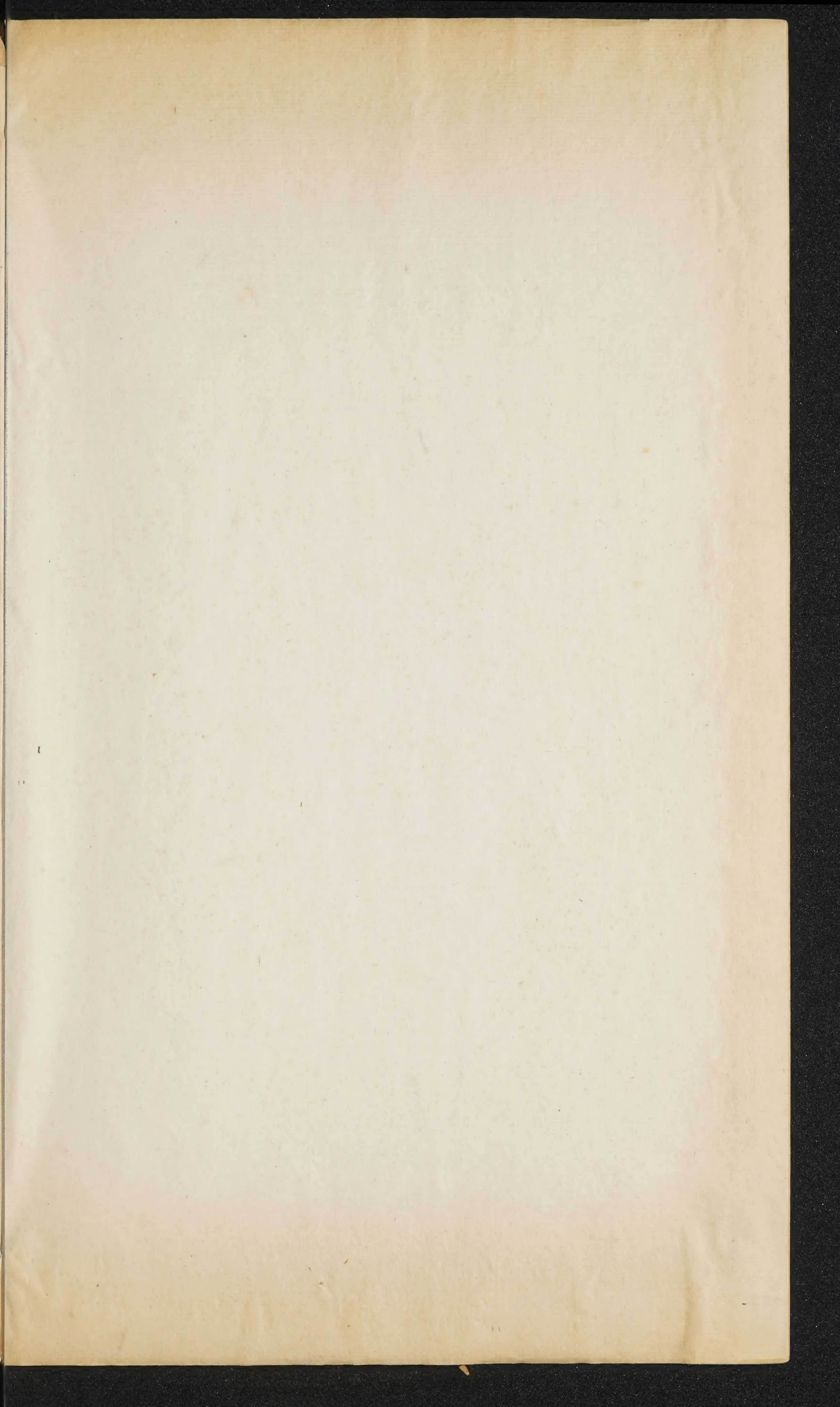

LIBRARY
JUN 9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御製性理精義序

朕自冲齡至今六十年
来未嘗少輟經書唐虞
三代以来聖賢相傳授
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

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蒞日久玩味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

事而礭然知其不可易
前明纂脩性理大全一
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
太煩類者居多凡性理
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

百朕實病其矛盾也爰
命大學士李光地詮擇
進覽授以意指省其品
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
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

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曆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

義須示天下讀是書者
自有所知也已
康熙五十六年春二月
初一日書





表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性理精義總一十二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光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文明式煥五百年道運重光

刪定聿新億萬載儒宗有統
體天德以行王道沿近派以遡遙源惟道術一歸於醇
信羣言必折諸
聖臣光地等竊惟伏羲始畫中涵性命之精堯舜相傳顯
抉危微之奥是以孔門垂教推本於執中鄒嶧揚風
求端於性善聖賢心法于古昭然理學源流其來尚
矣下不雜於功利故管晏未免事業之卑高不入於
空虛故鄒莊大爲賢智之過秦漢而下申商黃老代

興魏晉以還釋典禪宗交煽推其言厖而道散皆由
學絕而風微爰及周程首尋聖緒輔以張邵悉闡天
機太極建圖依然易卦之指皇極經世蓋取洪範之
書體仁孝者莫如西銘乃孝經之要義發性情者莫
如定性本艮象之微言故朱子得因四子之師承上
遡六經之聖制一倡羣和無媿當日鄒魯之風有開
必先實啓于今
堯舜之運欽惟

皇帝陛下

道符天載

德合乾行

學緝熙于光明

治允升于淳古

踐基大寶即披簡以窮經

削亂四方亦投戈而講藝

默成理數之妙允矣單心

坐徹天人之宗判若指掌以今日行仁義之有效知古
人論道德之非虛凡宋儒皆獲表章至朱子尤崇尊
禮斯實前賢之厚幸得蒙
後聖之深知
謂性理大全之書脩於前代永樂之際采摭綦備而芼擇
未精門目雖多而部分失當恐學者貪多而無益使
斯道反晦而不明特發
宸衷重加纂輯務令揚秕糠而取精鑿故記録之汎濫在

所芟不欲醨元酒而和太羹故衍說之支離在所棄
約其義類如網在綱切於進脩猶階有級詳而不宂
簡而無遺雖屬羣賢之成編亦存至當之精義學必
謹其純疵之辨治必酌於古今之宜一稟
聖裁盡經
睿斷縱使諸儒復起必奉
聖明折中矣
賜弁序文頒行學校從此學者先河後海悟斷潢絕港之

差望墻入宮識宗廟百官之富學以從政人心正而
人材興習焉成風大道行而大化茂臣光地等業同
蝕蠹技比雕蟲叨服章逢清夜有慚儒行徒呻佔畢
白頭未覩賢關謬受役於編摩幸日親於
指示與聞
至教信雄況之非眞取成
聖心允游夏之莫贊遂使枯株朽質賴薪櫕以舒光腐草
微明乘陽蒸而發照遵道遵路思無玷於前脩是訓

是行期有立於
聖世臣光地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

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謹上表

奉
旨開列
御纂性理精義承脩校對分脩繕寫監造諸臣職名
承脩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
御前校對
翰林院侍讀臣魏廷珍
翰林院侍講臣何國宗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吳孝登

翰　林　院　編　脩臣梅㲄成

分脩

候補翰林院侍講今授直隸廵道臣楊名時

翰　林　院　檢　討臣彭維新

翰　林　院　檢　討臣董　宏

原任　翰　林　院　庶　吉　士臣蔡世遠

武英殿繕寫

翰　林　院　編　脩臣嵇曾筠

翰　林　院　編　脩臣蔣　漣

翰林院編修臣徐葆光
翰林院編修臣劉於義
翰林院編修臣潘允敏
翰林院編修臣狄貽孫
翰林院編修臣薄海
翰林院編修臣任蘭枝
翰林院檢討臣陳世佲
翰林院待詔臣曹曰瑛
中書科中書舍人臣王曾期

進士今授江南鎭江府學教授臣張榮源

武英殿監造

總監造兼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臣伊都立

總監造兼佐領臣張常住

總監造臣李國屛

監造兼驍騎校臣巴實

監造臣神保

先儒姓氏

宋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張子載　子厚　橫渠

邵子雍　堯夫　康節

歐陽氏脩　永叔　盧陵

涑 音速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余氏靖 安道

范氏祖禹 淳夫 華陽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謝氏良佐 顯道 上蔡

游氏酢 定夫 廣平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尹氏焞 彥明 和靖

呂氏 希哲 原明 滎陽

曾氏 鞏 子固 南豐

劉氏 安世 器之 元城

邵氏 伯溫 子文

胡氏 宏 仁仲 五峯

羅氏 從彥 仲素 豫章

李氏 侗 愿中 延平

張氏 崏 子望

張氏九成　子韶　范陽
朱子熹　元晦　紫陽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黃氏榦　直卿　勉齋

陳氏埴 器之 潛室
李氏方子 正叔 果齋
楊氏復 信齋
程氏珙
眞氏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了翁 華父 鶴山
饒氏魯 仲元 雙峯
祝氏泙

葉氏采 仲圭 平巖

元

鍾氏過

黃氏巖孫

許氏衡 平仲 魯齋

胡氏方平 師魯 玉齋

吳氏澄 幼清 草廬 臨川

彭氏絲 魯叔 魯齋

御纂性理精義凡例

一性理之學至宋而明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淵源同時如張如邵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從遊如呂如楊如謝如尹又相與賡續而表章之朱子生於其後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是非然後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術一歸於正焉宋元諸儒皆所流衍之支派宋之眞元之許則其最醇者也明初編爲性理大全之書其所采輯亦幾備矣然擇

焉不精。未免泛雜冗長之弊。其所區分門目。亦頗繁碎而失綱要。是以三百年來精熟此書者鮮。是反以多爲病也。今特撥去華葉。尋取本根。必其微言大義。眞與六經四書相羽翼者。然後愼收而約載之。但取其義之備。不貴乎言之長也。至於門目之分。亦以程朱論道論學之塗轍次第爲準的。凡所標題。可以包括衆論足矣。條件太多則從芟削。

一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乃有宋理學之宗祖。

誠爲學庸語孟以後僅見之書。竝悉載全文。附以朱子解說。使學者知道理之根源。學問之樞要。若張子正蒙。邵子觀物。亦皆窮極天地萬物之理。上贊聖經。有裨學者。然程子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又謂堯夫之說之流。未免有弊。則二書在學者固當精別明辨。存其大醇庶幾不謬前賢之意。朱子近思錄不及觀物。所采正蒙。亦止三十餘條耳。今兼采二書不下二百餘條。較之近思錄則已多。而以視全書則甚約。欲

其便學者之講誦。不誤學者之心思。要其言之精且至者。不外乎此也。

一朱子易學啓蒙。已全載入周易折中內。因其討論易理。與太極圖經世觀物有相發明者。故就全文四篇內。各摘其要語若干條。俾學者知讀易之門戶。若家禮律呂。乃朱子言禮樂之書也。其文頗繁。學者憚於講究。亦摘其宏綱大節。可以括全書之體要者。約文申義。以發其端。庶有志禮樂之事者。自約入博。由此

以稽其全也。至於蔡氏範數之作。朱子不及見矣稱爲父師之傳實非朱子之意。朱子嘗病揚王以僭經。不應其門又有僭經之事也。今削不載。
一自太極理氣以下。性理大全剖爲題目若干門。其區別既太多。又有命名不當者。有前後無序者。今加以釐正。使條理粲然易曉。又學者下學上達。原有次第。故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未及於易。程子以西銘教學者。而秘太極圖說。朱子於四書先大學論孟而後

中庸皆此意也朕祖其意故纂集朱子全書從小學大學起然後及於天道性命之說令此書門類先後亦用此意云

一鬼神之事夫子所罕言四書六經及者寥寥非學者之切務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聖人教人之意至於標道統則啓爭端論人物則雜細碎欲考其詳者自有伊洛淵源錄通鑑綱目等書在焉此書以性理爲名但令學者

用心實學。以知聖德王道之要。有得於此。亦不患乎通幽明之無階。論古今之無識矣。故鬼神道統歷代人物之目。亦且闕如。

一性理大全編末。有箴銘詩賦之類。考周程張朱平日所講論者。無非此理。不假乎聲韻之文也。今亦削去。

一卷首諸成書。除太極圖西銘通書。有朱子注解外。餘如正蒙觀物啓蒙家禮律呂等編。諸儒解釋。皆擇其精切明當有發文義者存之。無則闕之。間有文義不

明。圖象賾奥。而諸儒無説者。頗附以案語。爲之畧啓關鍵以示學者。

御纂性理精義目錄

田賦　學校　宗廟　禮樂諡法附　兵政

刑罰　諫諍　禎異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

太極圖 周子作 朱子註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

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陰靜

陽動

水　火

土

金　木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

○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

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〇。無假借也。〇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閒也。〇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〇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〇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水火土金木)之德也。善惡男女之

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水火土木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

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辟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註】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集】

【說】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

一。○又曰。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故下文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

其說之詳乎。饒氏魯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户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

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註】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

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集說

朱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又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又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

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吳氏澄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弦與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喻。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

註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哉。

集說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又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卽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黃氏榦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木則陽之濕氣寖多以感於陰而舒。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寖多以感於陽而縮。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爾。故其序各由少而

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閒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

案朱子雖以陰陽分質之序氣之序然實陰陽合體氣質同歸何則天一陽也加五爲六即地之陰也地二陰也加五爲七即天之陽也三與八四與九亦然其陰陽合體者如此是故以氣言之以冬春爲陽夏秋爲陰可也以陽氣生於冬至而盛於春陰氣生於夏至而盛於秋也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亦可也以陽功發於春而極於夏陰功成於秋而終於冬也以質言之以水木爲陽火金爲陰可也水之滋潤故能生木陽之舒也火之燥烈故能成金陰之斂也以木火爲陽金水爲陰亦可也木溫火熱氣稟乎陽也金涼水寒氣稟乎陰也又通

而言之。則陽始於水。盛於木。極於火。而終於金。陰始於火。盛於金。極於水。而終於木。此又時令與物理皆然。而無氣質之異者也。讀者不可不知。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註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

又可見矣。【集說】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眹。不可謂之有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閒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集說 問周子言無極之眞。却又不言太極在其中。朱子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又曰。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

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遂加其一。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陳氏埴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眞氏德秀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卽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卽太極也。仁義卽陰陽。仁義禮智信卽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案無極之眞。眞卽誠也。通書誠字實根於此。○又案圖末二圓象。與上圓象不二。則知人之性卽天地之性。渾然合一而無加損也。然氣化形化。似不必分。而周子必分爲二象者。則有深意焉。蓋人之體性。受於父母。易知也。人之體性受於天地。則習焉不察者多矣。故自男女搆精而遡夫天地絪緼之始。由父子似續而推於厥初生民之先。則知父母之爲父母。又知乾坤之爲大父母矣。爲父母之子。則身體髮膚受之者不敢毀傷。爲天地之子。則形色天性。必如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此卽西銘之大指。然已具於周子圖象之中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註】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集說】朱子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查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爲愚不肖。○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

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爲之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註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集說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

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又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李氏方子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黃氏巖孫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卽太極之渾融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暉昭融卽陰陽之昭著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卽五行之順布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卽四時變化五行屈伸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註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閒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註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處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

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集說】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

【案】此節引易以證前文之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四時之氣是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五行之質是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五性感動。而必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是也。眞精合凝。化生萬物者。人物之所以始而生之

說也。衆人蚩蚩。草木同腐。而聖人者立人之極。至於與天地參。人物之所以終而死之說也。引此之意。所以明夫三才之道。並立。而人必全受而全歸之。蓋亦西銘卒章之指也。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註】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註後記】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

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荅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旣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

附朱子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

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

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通書

周子作　朱子註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

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

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註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註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註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集說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

純粹至善者也。

註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註】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巳成。性則理之巳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集說】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陳氏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閒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巳。此是太極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巳定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

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註】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集說】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又曰。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

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註】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案】繼之者善。是天道之流行賦與。所謂命也。成之者性。是人物之稟受成質。所謂性也。其理自易發之。故曰性命之源。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註】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註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註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註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註】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註】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註】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集說】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註】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註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註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集說 朱子曰。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又曰。周子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事爲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

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註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註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註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註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集說 朱子曰神卽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黃氏榦曰誠幾德此一段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在誠爲仁則在幾爲愛在誠爲義則在幾爲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註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註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註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註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註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註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註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愼動。

註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註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註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註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註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註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註 言爲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

柔善惡中而已矣。

註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註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註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集說 問註中引允執厥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註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註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註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卽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卽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註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註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註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註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註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註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註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註 希。望也。字本作睎。

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註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註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註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註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註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

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註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

哉。

註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敎。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註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註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

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註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註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註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註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註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註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註 荅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註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註 荅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註亦荅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註此亦荅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荅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註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註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註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註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註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註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註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註 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註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註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註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註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註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註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註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註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註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

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註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註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註】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註】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集說】朱子曰。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註】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

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註】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集說】朱子曰。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一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

【按】此章與易繫傳言窮理盡性至命處相發明。彰者微者。如易所言幽明死生人鬼也。剛柔必要於中。如易所

謂知不過而仁不流也。二氣五行萬物。皆一者之所貫。如易所謂萬物之生。晝夜之道。統於易而妙於神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註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註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註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註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註 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註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註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註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註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註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註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註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註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註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註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辭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註】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註】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

弊也久矣。

註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註説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註説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註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

名也薄亦甚矣。

註 聖凡異品。高下懸絶。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註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註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註】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註】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藴。【集說】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註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註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

註 親者難處。疎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註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註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註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註】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案】上章言不息於誠而後言愼動。由本體之操存。以察於思慮事爲也。此章言復其不善之動而後言誠。由思慮事爲之省察。以復其本體也。二意蓋互相發。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註】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

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註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眞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註 意同上章。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註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曖 音愛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註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卽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

惟孔子乎。

註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敎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註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註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靜。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案 汨則亂。亂不決也。此二句。皆是就泉說。以況人事。決水者。必俟其源清而後決之。若汨亂濁穢。則不決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註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註】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藴。而主靜之意矣。【集說】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

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註】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

【案】通書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此書只言明通。亦側重靜虛一邊。主靜之意也。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

春 書中切音椿

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註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註 延平先生每誦此語。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二

西銘　張子作　朱子注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作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朱子曰。橫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

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註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集說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一箇氣

都透過了。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註】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集說】朱子曰。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

【案】天地之塞。吾得之以爲體。天地之帥。吾得之以爲性。理固然矣。然於兩其字語氣。尤須體會。蓋言天地之精氣神理。全付於人。故天地之所以充塞者。吾即其體。天地之所爲主宰者。吾即其性也。易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此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說。記曰人者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也。此天地之帥吾其性之說。

儕音柴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註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註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

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註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集說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作功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教人作功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註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敎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註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集說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

潁 音郢 頴 俗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註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註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案 窮神知化。孟子所謂知天也。無忝匪懈。孟子所謂事天也。顧養錫類。亦事天以內事耳。自不施勞以至終篇。則孟子所謂立命也。張子蓋全用孟子之意以爲說。

不施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註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註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集說 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朱子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註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

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集說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註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

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荅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

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附錄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

訶 音呵 音柯

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註後記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

晦翁題

正蒙 張子作

楊氏時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

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集說 補註云。太虛無形。卽氣之本體。在人至靜無感。卽性之淵源。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閒。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

案 上章以天地之道言。故曰太和。此章以天地之性言。故曰太虛。道者性之流行。謂之和者。如人率性之道。中節之和也。性者道之本體。謂之虛者。如所謂人生而靜。則天之性也。此章所謂聚散。卽上章所謂動靜相感勝

負屈伸而上章所謂清通而不可象之神卽此章所謂太虛無形者是也蓋性道相爲體用故交互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

均焉。

案明道定性書。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此章蓋用其意。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

懵 音孟 音蒙 音夢

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塗不知擇術而求多見

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案老氏謂有之外有無。是以世界乾坤爲化也。釋氏謂無之中無有。是以世界乾坤爲幻也。誣世界乾坤爲幻化。是總結二節。下文罔於恍惚夢幻。又申言釋氏以有生於無。又申言老氏。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坱 音盎 音昂

粕 蒲各切音

【集說】朱子曰。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集說 朱子曰。離明只是氣聚則目可得而見。不聚則目不可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集說 補註云。此只是明理氣合一之意。言氣之聚散。即太虛之所爲。則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無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集說 陳氏埴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爲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補註云。天與道。在天者也。性與心。在人物者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集說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

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爾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集說 補註云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也使非陰陽彼此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神之所以流行不已者何以見哉故曰不有兩則無一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集說 朱子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豪髮之間其神矣夫

【案】此亦以太虛中之聚散言。而人心之德似之。蓋太虛成象。則必有相反相和之氣。人心應物。則亦必有相反相和之情。相反者惡也。相和者愛也。是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也。然徇乎物欲者眾人也。天地則倏而生。倏而成。因物付物。而無豪髮停留凝滯之累。聖人則倏而作。倏而止。物來順應。而無幾微意必固我之私也。故上章云。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以上太和篇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集說】朱子曰。此語極精。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

兩在故不測。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集說】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朱子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案朱子以天爲大輪。日月爲小輪。與今曆九重說合。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

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性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者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此所謂交易變易者也然陰陽之氣實卽陰陽之精之所爲故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然則精氣一物也性命一理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

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集說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

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冰穢濁或青黑色。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集說 補註云。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闢而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與。

秏 音耗音蒿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秏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集說 問陰陽五行如何。朱子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

案 水生木。木生火。則木者水之子也。火之母也。故爲水火之交。金者得熱氣而融化。得寒氣而凝結。及其成也。以之隔水火。則水火不相害。若以火爍。則又流而爲水。故亦爲水火之際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案 從來皆以離麗爲陰附於陽。雖邵子亦云。惟張子以爲陽附於陰者得之。但觀火附於薪蘇可見。

以上參兩篇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案] 從來皆以體爲體質之體。言天爲物之體質也。看來當爲體察之體。言天之聰明明威。無不鑒照。方與下引板詩意相應。仁所以體事者。亦以遇事遇物。而疾痛癢痾無不覺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以上天道篇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虛明照鑑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

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

也。

案 存虛明。久至德。所以存神而爲仁之至。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而爲義之盡。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爲也。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以上神化篇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以上動物篇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

之爲貴。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案由窮理而盡性。所謂明善誠身。由盡性而窮理。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案此節之意是不以氣質言性不以氣數言命與孟子不謂性不謂命之意同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

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纖 音線音暹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

集說 朱子曰。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集說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淸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葉氏采曰領惡而全好見禮記鄭氏曰領猶治理也好善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以上誠明篇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

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集說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閒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

卑矣。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與。〈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以上大心篇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

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

習察。吾不知其知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

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爾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

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以上中正篇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

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知幾爲能以屈爲伸。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

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以上至當篇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以上作者篇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

謂之至故曰知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

瞬 音順

乎。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以上三十篇

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以上有德篇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

坤毀則无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

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嚮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以上大易篇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眞得也 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蕞音萃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

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

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疣音尤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

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

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案 厚重則無戲言戲動矣改過則無過言過動矣此爲學敬義之要故引此而以東銘繼之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集說】補註云此章卽東銘也謂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

體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已之當然。是自誣也。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而不知戒已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益深矣。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乎過故二字。且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爲遷善改過之機。誨人之意深矣。

以上乾稱篇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二

